

從醉蟹談到蟹粉麵

再舉一例，香港的上海食肆中自醉蟹供應，如果這家上海食肆並非第一流，而你的腸胃又弱，最好不要一試，由於欠缺牛呢，普通上海食肆，選型淡水蟹之垂死者作為醉蟹之原料，上海與杭州，對垂死之蟹稱「燙脚蟹」，因它已無力，脚乃捲開了，香港售淡水蟹每把蟹生紅肚，是否「牛猛」，極難定足，上海不然，置、缸中，當你選購，蟹販始再綁蟹，任何人能知蟹的狀態如何了！

江南人不食死蟹，若食，必屬於下級之物，所以該有外埠「叫化子」吃死蟹「集隻好」，「叫化子」與「叫化」，即乞丐，此間有外省名著稱「叫化雞」譯成英為「乞丐燒死死」，蟹性最寒，又有些毒，則垂死之蟹當然亦不宜食了。

筆者在上海外埠，肆中參軍不會醉蟹，有年在尖沙咀一家一流上品食肆的侍者對我說：「我們是選生猛蟹來食的，你可以試試，老主顧甚半有買回去的，我在數量上亦加限制，由於備貨不多。」我與侍者相當熟，當然加以信任，乃破例試。

舊日蘇州與上海人家，每自製醉蟹，用小型瓦燈湖蟹數隻，以上等高粱米酒，醉，用鹽與花椒，蘇州家庭中尤流行，由於洋蟹湖一來蘇州，這一來蘇州，這一來比屬昆山的另一半，蟹，大蟹多銷上海，湖州，吃中蟹，小蟹是不少錢的。

醉蟹味極美，青黃尤佳，但初食者也許小嘗慣，食兩次後，「九嘴」之口，如果他本是嗜蟹的話，香港水上人家家庭，每用門高粱來醉，淡水蟹，由於此地所產鰻，膏蟹，以金門產者最佳。

你信命運嗎？

八個秀才兩舉人

過科場舞弊，最大是主考官受賄，如果被發覺，刑至重辟，斬凌遲，有一事，亦是科場舞弊，一種，那就是替替替替名譽手，有代人寫，有的同人寫，而一起替作文章，暗中投人替槍，之號房內，其就照抄可也。

而做槍手之人，有個老例，譬如

不曉得錢，即如小試，如入一學，就若干，不入由自然平生，多數人入學的價值，在千兩以下，如大科考舉人倒

有外三十三兩中一名舉人，不中亦六

七百金也。

佛曰：一位教大館先生，孫某

藉甚，向有佛山才子之稱，一班同輩之人，曾聯袂遊陽廟，以爲同赴廣州考試，大家便向城隍廟前，那些算命師相先

卜，人，都解靈驗，有

口人，都解靈驗，有

以孫某，班文友，便向

二試，不料初時，各人

只觀一觀觀色，不料孫

某被懷疑有懷疑，

先生，不知其底細，

他已入了學，爲一甲秀才矣。

來更改行了報喜，曾與陳聽音

了。

未完。

老夫頭顱，也

是的，我們的老闆是個吝嗇鬼，朋

友間誰不知之，他等閒不肯多花一文錢

的微墨，照說要申藏一白幾十年之墨

才寫得心應手，這等墨很貴，一百幾

十元一枝也說不定。

老夫伸舌道：「我不學字了。」

那人答道：「周翁不必到此等墨，用

墨汁便行了，一元錢角便有一大瓶，而

是也不用硯，倒一碗中便可蘸來寫

了。」

未完。

老夫頭顱，也

是的，我們的老闆是個吝嗇鬼，朋

友間誰不知之，他等閒不肯多花一文錢

的微墨，照說要申藏一白幾十年之墨

才寫得心應手，這等墨很貴，一百幾

十元一枝也說不定。

老夫伸舌道：「我不學字了。」

那人答道：「周翁不必到此等墨，用

墨汁便行了，一元錢角便有一大瓶，而

是也不用硯，倒一碗中便可蘸來寫

了。」

未完。

老夫頭顱，也

是的，我們的老闆是個吝嗇鬼，朋

友間誰不知之，他等閒不肯多花一文錢

的微墨，照說要申藏一白幾十年之墨

才寫得心應手，這等墨很貴，一百幾

十元一枝也說不定。

老夫伸舌道：「我不學字了。」

那人答道：「周翁不必到此等墨，用

墨汁便行了，一元錢角便有一大瓶，而

是也不用硯，倒一碗中便可蘸來寫

了。」

未完。

老夫頭顱，也

是的，我們的老闆是個吝嗇鬼，朋

友間誰不知之，他等閒不肯多花一文錢

的微墨，照說要申藏一白幾十年之墨

才寫得心應手，這等墨很貴，一百幾

十元一枝也說不定。

老夫伸舌道：「我不學字了。」

那人答道：「周翁不必到此等墨，用

墨汁便行了，一元錢角便有一大瓶，而

是也不用硯，倒一碗中便可蘸來寫

了。」

未完。

老夫頭顱，也

是的，我們的老闆是個吝嗇鬼，朋

友間誰不知之，他等閒不肯多花一文錢

的微墨，照說要申藏一白幾十年之墨

才寫得心應手，這等墨很貴，一百幾

十元一枝也說不定。

老夫伸舌道：「我不學字了。」

那人答道：「周翁不必到此等墨，用

墨汁便行了，一元錢角便有一大瓶，而

是也不用硯，倒一碗中便可蘸來寫

了。」

未完。

老夫頭顱，也

是的，我們的老闆是個吝嗇鬼，朋

友間誰不知之，他等閒不肯多花一文錢

的微墨，照說要申藏一白幾十年之墨

才寫得心應手，這等墨很貴，一百幾

十元一枝也說不定。

老夫伸舌道：「我不學字了。」

那人答道：「周翁不必到此等墨，用

墨汁便行了，一元錢角便有一大瓶，而

是也不用硯，倒一碗中便可蘸來寫

了。」

未完。

老夫頭顱，也

是的，我們的老闆是個吝嗇鬼，朋

友間誰不知之，他等閒不肯多花一文錢

的微墨，照說要申藏一白幾十年之墨

才寫得心應手，這等墨很貴，一百幾

十元一枝也說不定。

老夫伸舌道：「我不學字了。」

那人答道：「周翁不必到此等墨，用

墨汁便行了，一元錢角便有一大瓶，而

是也不用硯，倒一碗中便可蘸來寫

了。」

未完。

老夫頭顱，也

是的，我們的老闆是個吝嗇鬼，朋

友間誰不知之，他等閒不肯多花一文錢

的微墨，照說要申藏一白幾十年之墨

才寫得心應手，這等墨很貴，一百幾

十元一枝也說不定。

老夫伸舌道：「我不學字了。」

那人答道：「周翁不必到此等墨，用

墨汁便行了，一元錢角便有一大瓶，而

是也不用硯，倒一碗中便可蘸來寫

了。」

未完。

老夫頭顱，也

是的，我們的老闆是個吝嗇鬼，朋

友間誰不知之，他等閒不肯多花一文錢

的微墨，照說要申藏一白幾十年之墨

才寫得心應手，這等墨很貴，一百幾

十元一枝也說不定。

老夫伸舌道：「我不學字了。」

那人答道：「周翁不必到此等墨，用

墨汁便行了，一元錢角便有一大瓶，而

是也不用硯，倒一碗中便可蘸來寫

了。」

未完。

老夫頭顱，也

是的，我們的老闆是個吝嗇鬼，朋

友間誰不知之，他等閒不肯多花一文錢

的微墨，照說要申藏一白幾十年之墨

才寫得心應手，這等墨很貴，一百幾

十元一枝也說不定。

老夫伸舌道：「我不學字了。」

那人答道：「周翁不必到此等墨，用

墨汁便行了，一元錢角便有一大瓶，而

是也不用硯，倒一碗中便可蘸來寫

了。」

未完。

老夫頭顱，也

是的，我們的老闆是個吝嗇鬼，朋

友間誰不知之，他等閒不肯多花一文錢

的微墨，照說要申藏一白幾十年之墨

才寫得心應手，這等墨很貴，一百幾

十元一枝也說不定。

老夫伸舌道：「我不學字了。」

那人答道：「周翁不必到此等墨，用

墨汁